

热历史

古诗词里的麦收

□王婉若

风掠过广袤的田野，金黄的麦浪此起彼伏，麦香如缕，萦绕鼻尖。漫步于麦田间，嗅着沁人心脾的麦香，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千百年前，那些文人墨客笔下的麦收盛景，如同一幅幅绚丽的画卷，在眼前徐徐展开。

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”白居易在《观刈麦》中，以直白质朴的语言，勾勒出麦收时节农家的繁忙景象。紧接着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。力尽不知热，但惜夏日长”，更是将农人在烈日下抢收的艰辛刻画得入木三分。而“复有贫妇人，抱子在其旁，右手秉遗穗，左臂悬敝筐。听其相顾言，闻者为悲伤。家田输税尽，拾此充饥肠”，诗人不仅描绘了麦收时农人的忙碌，更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在生活边缘挣扎的贫苦妇人，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的贫富差距，展现出对底层人民深深的同情。

麦收时节，天气的变化牵动着每一位农人的心。“五月江南麦已稀，黄梅时节雨霏霏。”陆游的《初夏绝句》道出了江南麦收时多雨的气候特点，也暗含着农人对天气的担忧。唐代雍裕之的《农家望晴》中“尝闻秦地西风雨，为问西风早晚回。白发老农如鹤立，麦场高处望云开”，描绘了一位老农在麦场翘首盼晴的画面，其焦急期盼之情跃然纸上。宋代诗人范成大在《四时田园杂兴·其三十一》中写道：“昼出耘田夜绩麻，村庄儿女各当家。童孙未解供耕织，也傍桑阴学种瓜。”生动展现了农忙时节男女老少各司其职的场景。而聂夷中的“六月禾未秀，官家已修仓”，则将麦收前农人们既要忧心收成，又要为赋税发愁的无奈与忧虑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麦收，不仅是农人的辛勤劳作，更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

“高田种小麦，终久不成穗。男儿在

他乡，焉得不憔悴。”汉乐府里的诗



▲永济市美术馆丰收题材的花馍

记者 刘亚 摄

句，虽表面写小麦未成熟，实则借物抒情，表达游子思乡之情，也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对小麦丰收的渴望。“小麦青青大麦黄，原头日出天色凉。妇姑相呼有忙事，舍后煮茧门前香。”范成大的这首诗，描绘出一幅温馨和谐的麦收画面，煮茧的香气与麦田的清香交织，让麦收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与温情。

“打麦打麦，彭彭魄魄，声在山南应山北。”宋代张舜民的《打麦》，以富有节奏感的语言，先写打麦的巨大回声，展现繁重的体力劳动。随后“大妇腰镰出，小妇具筐逐，上坡先持青，下坡已成束”，描绘出田家人趁天晴抢收，分工合作、配合默契的场景，辛苦中透着收获的喜悦。

“麦秋正急又秧禾，丰岁农家喜事多。”宋代戴复古的这句诗，短短十四字，便将麦收时节的忙碌与丰收的喜悦凝练其中。元代许有壬在《喜雨》中，细致描绘小麦生长与收获的场景，丰收的景象如在眼前。“小麦深如人，澶漫不见地。一苞十馀茎，一茎五六穗。实粒大且坚，较岁增三倍。芟

获载满车，累累犊衔尾。”北宋状元郑獬路过中原，目睹“小麦深如人，澶漫不见地”的景象，麦浪汹涌，似要将天地吞没，“一苞十馀茎，一茎五六穗”，他用具体数字，彰显大地馈赠的丰厚。苏轼也在宋时晴空下，见“千畦细浪舞晴空”，大麦、小麦的丰收盛景，让他心中生出“惭愧”，这是对天地生机的敬畏。陆游在《初夏闲居》里写“麦熟村村捣麦香”，简单几字，石磨转动之声似在耳边，炊烟袅袅、麦粉香甜弥漫在空气中。他还在另一诗里以“小麦方秀大麦黄”，像画家般勾勒出青黄渐变，麦芒沙沙私语似可听闻。

范成大在诗中写道“笑歌声里轻雷动，一夜连枷响到明”，展现农民丰收喜悦、赞美勤劳美德的同时，也流露出对辛苦劳作的同情。从《诗经》里“麦麦黄莽，岁岁饱食”的低吟，到如今联合收割机的轰鸣，麦收始终是华夏大地深沉有力的心跳，承载着千年农耕文明，在历史长河中从未停歇。

(《各界导报》)

河东风物

黄河岸畔一明珠



▲运城博物馆鹳雀楼展区

记者 刘亚 摄

□顾定海

唐朝诗人王之涣传世作品很少，但并不影响他作为盛唐大诗人的地位，这缘于王之涣诗作的流传甚广与经久不绝，特别是《登鹳雀楼》和《凉州词》。

在中国古代，人们喜欢在江河岸边修建高大的楼阁，民间一直有“四大名楼”之说。但具体指哪四座楼，似乎有分歧。一说是黄鹤楼、岳阳楼、滕王阁和鹳雀楼；另一说是黄鹤楼、岳阳楼、滕王阁和蓬莱阁。但我深信：“四大名楼”中，鹳雀楼应有一席之地。只有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，才能与崔颢的《黄鹤楼》诗、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及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相媲美。

鹳雀楼始建于北周（公元557~公元581年），最先是镇守永济的军队在黄河东岸建造的一座戍楼，此楼高大雄伟视野开阔，登上楼顶则有凌空而小天下之感，故名云栖楼。又因黄河流域有一种看似“鹳雀”的鸟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上，后称鹳雀楼，元朝初毁于战火。在各界人士努力下，1997年12月鹳雀楼重修。

进入鹳雀楼参观，每层楼面几乎都是与王之涣这首诗相关的展品。鹳雀楼顶层四周是露天平台，登临此处，可尽览秦晋大地壮美风光。尤其当你面向西侧时，可以远眺浩荡的黄河永不停息地向天际一路奔去，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啊！

将鹳雀楼赞誉为黄河岸畔的一颗明珠，其当之无愧。
(《新民晚报》)

古朴大方的石灯

□庄在一

石料，曾被人类加工成最早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。不论是打制石器还是磨制石器，都曾在人类的进步中扮演过重要角色。而石料被雕刻成石灯，则是汉代以后的事。石灯主要流行于汉、魏、晋、南北朝时期，隋唐时达到鼎盛，宋及与宋同时期的西夏都有大量石灯问世，此后石灯逐渐衰落。

石灯的大量雕刻，与当地的宗教活动有关，是佛事活动的需要，因而这些石灯多数都出现于石窟、寺庙和墓葬之中。石灯一般都不是用于生活照明的，而是作为一种礼器，为宗教活动和祭祀活动所专用。许多石灯上面的灯碗并没有装油、点燃的痕迹，可能只是用于供奉。不过也有例外，有的石灯上面就凝结着许多黑斑点，那是油渍变质后结成的。

石灯所用材料，有红砂岩、青砂岩、花岗岩、大理石等。这些石灯，多为几十厘米高。石灯，多是用锋利的刀具手工刻制而成，因为是手工雕凿，所以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件石灯。雕刻技法也是多种多样，有浮雕，有透雕，有阳刻，有阴刻，但都造型生动，古朴大方。

在古代，人类抗拒灾害、征服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。于是，有人便将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，祈求借助鬼神的力量来实现自己无法实现的愿望。这样，人与神之间、人与鬼之间就需要交流、沟通。交流、沟通，就要有渠道、有载体，而有些用于祭祀、宗教活动的古灯就成为这样的载体。人们希望通过制作、供奉古灯，表达某种愿望，架通与鬼神交流的桥梁。
(《光明日报》)



▲永济博物馆历史文化展展出的宋代盘龙石灯

记者 刘亚 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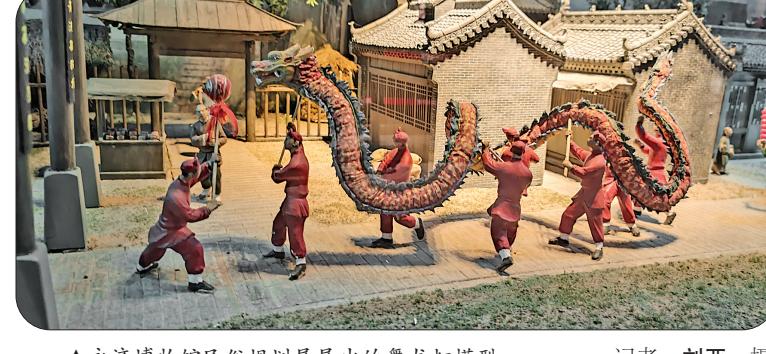
民俗文化中的“龙”

文史拾零

□乔忠延

中国人崇拜龙，祭祀龙，画有龙图腾，建有九龙壁，连高耸的华表上也雕刻有腾云驾雾、盘旋升空的飞跃龙。这还不够，每逢节日，欢天喜地的人们都会拿出看家的本领，表达兴奋心情，营造节日氛围——跑竹马、划旱船、耍狮子，而最为吸引眼球的表演当数舞龙灯。

舞龙灯的风俗遍布大江南北，遍布城市乡村，即使偏远的山庄窝铺也不甘人后。年节尚未到，心灵手巧的热心人早就聚拢在一起，备材料，做龙灯。先用竹节环绕出十几米甚至几十米长的龙身，外边彩绸装饰，里面点燃蜡烛（时下是安装LED灯）。待到夜色笼罩大地，锣鼓声响起，一群生龙活虎的年轻人，高举闪光的长龙飞步上场，时而伏地穿行，犹如“见龙在田”；时而高扬龙头，犹如“飞龙在天”。把龙腾云天的风姿展演得淋漓尽致，把降龙伏虎的心愿表现得志冲霄汉。



▲永济博物馆民俗规划展展出的舞龙灯模型

记者 刘亚 摄

在中国南方有赛龙舟的风俗。每逢端午节，风华正茂的后生都会擂起鼓，划开桨，把平常缓缓移动的木船摆弄得如飞箭闪电般向前冲。不对，不是木船，该称龙舟。其实龙舟也是木船，只是在船头装点了龙头，船尾装点了龙尾，木船便化俗为雅，蕴含了众生龙腾虎跃般的雄心壮志。赛龙舟同时表达的是对屈原的礼敬，洋溢着浓郁的爱国激情。

在浙江金华一带，有一种独特的板凳龙，龙头、龙身，从头到尾，都用板凳装扮组合而成。少的不下八十条板凳，多的可达上百条板凳。板凳与板凳之间用一根木棍相连，起舞时表演者拿起木棍，巨龙便离地而起。每条板凳上都扎着花灯，花灯上装点着自己喜欢的图案。图案有花草，有树木，还有鸟兽；形式有绘画，有剪纸，有刻花，还有雕塑。
(《生活文摘报》)